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四

古今體五十三首丁酉四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有序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少即成誦喜其不尚辭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一代政要畧見梗槩有三百篇之遺意所為為君臣民物而作不為文而作非虛言也久欲效其體而為之以萬幾少暇日遷月

延且體大物博未可率畧命筆也然終弗忘於懐者誠以如此為詩方可謂之詩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耳且以古喻今以今方古我國家受

命開基

祖功

宗德俾子孫知𢎞業之艱謹神器之守則又有不可以不文畏難而罷者名各從其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長短有所弗拘要以達意傳實為止咨政之餘

積以月餘而成讀者亦不必以重儓議之矣

七德舞　美撥亂陳王業也

武德中作破陳樂貞觀初重制舞圖詔魏徵等歌詞撰名曰七德以示開國之鴻謨七德破陳是一是二終莫辨居易自注云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陳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陳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之歌詞名七德舞自龍朔以後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然魏徵既為之詞何又稱徵諦觀九功之舞至於七德破陳俛首弗視乎楊隋失鹿其政亂英雄並逐之亦指草澤崛起徒太宗以

隋宮人叔父留守之職叛縱經親戰而成功業其興究異漢高明祖夫豈如我朝慶隆舞肇興長白之神區雖亦曾受明封號不過羈縻外臣較彼食毛踐土之民殊以是論之即漢高明祖亦莫及七德之舞奚足比擬本

朝

王業之規模慶隆舞

祖宗開創艱難謹記諸

太祖薩爾滸之戰立破明兵二十萬

太宗松山杏山之戰殲明兵五萬而有餘是皆懿親藎
臣同心戮力邀
天佑至今追憶猶欲淚墮予及我
世祖入京都實得之流冦為明雪仇而有大德於彼應
感吾慶隆舞皇清億萬斯年子子孫孫應憶
列祖緌業艱難初
法曲　美列聖正華聲也
法曲法曲中和樂五音宫商徵羽角

郊廟朝堂之所作法曲法曲非霓裳霓裳羽衣曲實屬鄭衛之音居易謂之為法曲則已誤矣鄭衛之音豈洋洋即反居易之語宋明已失無論唐令梨園曲譜有所謂霓裳羽衣者不過按詞為宮商曲調至其舞已久失傳矣法曲法曲奏中肅謂中宗肅宗大厦之傾支一木幸而未致失其鹿法曲法曲天寶末以夷亂華胡犯闕明皇幸蜀遭播越東夷西夷子輿言舜文王豈非聖賢諸馮岐周之樂惜已佚借問何以亂華為夷狄有君諸夏無夫子亦曾三致吁而況四夷之樂舞於庭為有虞氏治之徵予謂明皇不寵

林甫國忠及妃子雖日奏夷樂彼哉祿山無反理

二王後　明祖宗之意也

三恪二王古有云受禪征伐說徒紛魏晉以降更以假不脩實德脩空文元之瀛國明崇禮雖加封爵未聞延及

奕世享隆恩

天命

天聰肇東土

順治奄有中外建極尊然實取之流寇並非取之勝國

者豈於明之後裔有所慙德而當待以賓

康熙有成命

雍正奉以遵遂求朱氏之裔賜以通侯俾世守其祀而

弗湮則我

祖宗興滅繼絶之意超往代詎如李唐周旋周武隋文

之子孫

海漫漫　戒求仙也

海漫漫天蕩蕩皆知海之廓也涵大地試思天之包海

其勢猶寛廣海漫漫波泱泱中有三山蓬萊瀛洲及方丈舟或近之滓有風引去徐市從何而得其名因以傳影響童男丱女去弗迴傳聞令為外域或即交趾與南掌海漫漫無際也求仙人多遇仙寡漢武秦皇其甚者然而仙實誰所傳椎輪落葉豈非因彼道家李老聃居易闢仙而舉五千言則何異夫抱薪救火揚湯止沸焉

立部伎　刺雅樂之替也

立部伎奏鼓笛喧舞劍跳丸掉長竿二句檃括樂天語令為掌

儀司所屬慶隆舞後用以呈賓筵立部伎昔在唐三等皆司之太常篁歌清樂坐上堂立部鼓吹立堂下又其次者始就樂懸命彼郊廟調宮商嗚呼雅音陵替一至此樂天刺之誠有理立部伎事今實無太常樂舞別聚生徒居於神樂觀惟演雅樂以為郊廟祭祀之所需以其居觀也不知起自何時遂有道士之稱呼名不正則言不順六宗正義豈宜厠以羽流乎命還樂舞生之舊

乾隆壬戌年以唐時立部伎進降之說非理因勅釐定郊廟樂

制舞之庶幾精習其事以叶中和德充符立部伎

皇清之制較唐誠迴殊

華原磬 刺樂工非其人也

華原磬代泗濱居易作詩因刺樂工非其人泗濱磬下調樂不能和必得華原考之乃可叶笙歌令人而調古律呂知有令聲乃不知有古古聲令聲豈其殊無過宮商角徵羽試問居易古聲作何聲知當古強上聲不能語雖然予亦更有言泗濱華原皆石焉金聲玉振以石代華原

泗濵所爭不過毫釐間豈如今日泝玉來和闐明堂清廟八音宣循名副實備樂懸設以此磬奏之元和年居易寧復惜泗濵而輕華原

上陽白髮人 愍怨曠也

上陽白髮人初選入時纔十六梌冉四十四年春仍閉上陽常看守宮監使衣著綠將謂簾前賜錦袍不然遂隊學歌曲花鳥使者記名去忍氣吞聲別親族郿期楊妃生妬忌發配上陽恒抱孤衾宿念奴豈弗伴諸郎羞

他街中照燃燭上陽白髮人以資格久雖賜尚書仍苦

辛不如老做村中婦猶得齊盬同守貧上陽白髮人國

朝家法異唐李八旗世僕家生子輪年選秀曾弗逮乎

萬民之鄉里其中等級更分明旗籍内府殊彼此旗籍

惟以備位號如冊后妃及皇子王公諸福晉之類内府始用供驅使屬内府者

始以供宮中使令之類供驅使亦有年限至廿五歲率令出宮矣

年遠者不可考雍正年間定例宮中使女至廿五歲皆令出宮聽其父母聘人誠善法萬世宜守者上陽

白髮人時世裝成反不妍心慵手慢弗能工管絃我朝

女樂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想彼貞觀當憫幽閉出有三千衆其尚存者何止一半焉以今喻古多少之數天淵懸雍正其數更減十之七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假令居易生斯世知其難成上陽白髮人之篇

胡旋女　戒近習也

開元之末天寶年康居獻舞女其名曰胡旋迢遥重譯至中國樂聲雖不可識咿啞宛轉亦自合管絲聲合管

絃身慣為旋舞風吹雙袂軒然舉千迴百匝似轉輪但
觀態度誰解其言語胡旋女識旋胡居易作歌之意在
此夫漁陽鞞鼓長安亂明皇倉皇獨攜宮眷幸蜀都胡
旋遂旋胡蓋有所致然廟堂去姚宋省闥無張韓内失
太阿寵楊李外脫金甌任禄山皆因明皇一心之轉旋
又何繫乎西域舞女之來焉適百里者半九十里足見
末路保全為尤難白傅是章可為千秋萬載君鑑傳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折臂翁年八十八鬢髮霜非因力戰得受傷乃是自折其臂得脫為兵至老身猶康是翁蓋學塞上之子髀跛相保聚又似支離恃其無用乃反攘臂武士行雖然支離塞子皆其天然耳自折其臂實出詭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新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如何三丁點一丁瀘水瘴鄉遣征戰是何異敺羊豕以飼豺狼誠可笑亦誠可歎工部石壕吏少傳新豐翁事雖異意則同古人雖曰兵寓農平時訓習當有素豈有未經一習而

令供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旗子弟不待言綠旗亦
素予以糧餉俾之操練居營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
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垂老相別之苦𧼈戍邊功邊
功豈易言新疆二萬里成功以五年金川掃穴亦復然
未蕆功者祇緬甸亦緣士卒不得用力於蠻煙瘴雨間
因其求降遂令班師旋緬酋懵駁負固抗干不得已而用兵聲討乃一誤於李時升賊衆因得滋擾關內再誤於額爾登額致明瑞深入捐軀勢更難於中止大學士傅恒因請督師征勦遂命前往經畧傅恒既至身先士卒水陸分途進攻即收服猛拱尋復於新街破壘殲渠進攻老官屯軍威大振已可計

日推堅顧其地水土惡劣官兵病亡者多此乃地氣使然歡懲皆無所用且不忍驅勇鋭之衆嘗試毒癘因傳諭撤兵旨未至而緬酋遣大頭目詣軍營奉書求赦傳恒據以入告因詔班師是三役也實多捐軀效命者雖即賞延於世祇令追憶猶酸然不待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亦不待國忠幸立邊功致禍延國之大事藉彼相臣贊襄則可耳惟當定之在君斷以乾用固出於不得已然而窮兵黷武之名詎免旃知我罪我何辭焉居易新豐折臂翁之篇欲和遲之再三下筆難

太行路　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太行路行最難巫峽水每覆船太行巫峽雖稱險人知其險畏而避之猶可得善全惟有人心易變遷藏之肺腑不啻城府堅親莫親於夫婦間好惡轉旋常有旃好生毛羽顏色鮮惡生瘡痏頓棄捐古時多以君臣喻夫婦是以白傅斐然有此篇行路難居易在臣言臣固如是試思為人君者亦有難處吾當言豈不示心與促膝都稱露膽更披肝然而十人同德之後曾有幾人焉語

云入朝必忌士無不肖與其賢入宫必妬女無醜及妍夫以必忌必妬者而共相周旋欲其開誠布公以事其主何異適越而北轅世間夫棄婦者固不少婦棄夫者亦復比比然行路難議論未可偏一邊各思其難相保守久而敬之夫子故稱晏平仲之善為可傳

司天臺　引古以儆令也

司天臺名濫後世製自古乃命羲和堯所欽璿璣玉衡舜所覩以定嵗紀授人時釐工熈績是之取司天臺不

聞唐虞之世言祥災予謂雨暘時若斯祥耳旱暵水潦
誠災哉敬天勤民當慎兹慶雲壽星非所知不能宵旰
敬勤盡君道逮現天文時變斯已暹司天臺高聳京城
東南隅各種儀器上置諸測量度數察黍秒三辰七政
赤道黄道各有經緯圖
皇祖精製足為萬世模四時正八政敷欲問白家少傅
今日司天之臺何如乎
捕蝗　刺長吏也

毫末弗扎尋斧柯涓涓弗絶成江河由來去害在始萌尾大不掉將如何一蝗能生九十九物類繁衍惟此為最多其甫出也去之猶覺易及其長翅飛如驟雨捕之難盡必致傷黍禾所以每歲春夏之間設遇缺雨先慎此五申三令不厭為譙訶捕蝗法令綦嚴或當春夏缺雨恐蝻孽潛滋必屢飭督撫董屬搜捕毋使竊發有司皆畏法預除數年來幸無蝗患幸而年來未致害豈非綢繆以豫有司畏法因此勤搜羅興元年間蝗為災奪民之食誠哀哉捕蝗獨有河南吏以錢買蝗出無計想其

受價仍利民何乃為之重勞費二語反居易詩意較之坐視終為差異哉白傅乃為刺若然將終不捕乎是非殊覺斯倒置況乎秉畀炎火小雅云姚崇遣使曾殷勤若云善政能驅蝗吾惟半信半謂其荒唐及至吞蝗感以誠吾惟盡力除害於其始一之為甚而不能再為矯情之沽名

昆明春　思王澤之廣被也

昆明春非始唐宗及漢帝嘗聞堯時治水此停船見潘岳關

中記及三輔黃圖因有神池靈沼之名字茂陵因而深廣之乃為樓船習戰事却因地高鮮來源旱則枯竭成桑田八水引注貞元間始得滉漾仍舊觀不惟活潑樂魚鳥復有菰蒲之利焉菰蒲無租魚無稅是以居易思王澤之廣被而有昆明春之篇吾謂其然豈其然德宗之時特言利苛取兩稅間架錢居易欲其吳興罷榷茗鄱陽休封銀叶是謂之姑徐徐耳以德宗之鄙吝抑豈能行旃昆明春令之昆明昔之太液曾撫異太液在秦既可移

名燕金時於燕京作瓊華島其下為太液池蓋借漢時長安太液舊名又稱為瀛臺三海乾隆庚午濬西山玉泉諸水滙之俗所謂西湖者開濬深廣名之曰昆明仰放勳之績兼寓習武之意詳見舊所作昆明湖記又設牐啓閉以溉稻田并自玉河引流入京城繞紫禁而出歸通惠河以濟運得水之利而無病民之事與於居易所云也

昆明亦得用此例勝朝是處號西湖歲久淤塞

命疏治初時衆慮致水艱既而衆復愁水潰隄堰閘洞以次脩令無水患收水利稻田闢將百餘頃菰蒲鳶魚更餘事則有司存實禁地設如芻蕘雉兔與民同將見菰蒲鳶魚淨盡且增爭奪之相害叶盡信書不如無書

我於為政每每存此意

城鹽州　美聖謨而誚邊將也

城鹽州美聖謨而誚邊將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臣不謀相自從城築鹽州安闔布贊普增悵望十餘載弗敢犯塞萬姓夜眠晝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三城北邊千里得安寧其後邊將非不計及此顧欲養寇翻得掘强兵各為身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不過慎守幸保無事而已矣城迪化烏

魯木齊增廨舍城惠遠伊犁令為外户閭野可牧畜田可耕工商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盜驚哈薩布魯常至城以馬易帛攜歸籯是城較之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傳以為何如耳

道州民　美臣遇主也

道州昔有侏儒貢矮奴市取京都送漢武侏儒一已足歲歲取斯亦何用道州任土誠堪嗤勒民為奴民已畀而況祖哭其孫父哭子村里常歎生别離道州民幸得

陽城坐讜罪人出而為刺史催科政拙勞撫字叶肯使矮民為矮奴世為賤役無終止朝廷感悟璽書下矮奴之貢因永罷叶猶是爭臣論所激昌黎豈徒工文者道州民生男每以陽字之是何異新息之民多姓賈

馴犀　感為政之難終也

馴犀馴犀來暹羅脊如披甲角如戈虎豹兕象世常有世人曾得見犀否康熙末年憶尚逮海蠻獻犀金庭至自稱溟渤不揚波知有聖人中國治越裳獻雉原可方

皇祖視之不經意權教暢春飼板房初未詫為奇瑞事

皇考踐阼

先志承遂命返之厚賜仍既不似建中放象歸南方亦

不似貞元留犀致凍亡以

聖繼

聖王道昌勤政務本卻禎祥慎終如始揆一夔白傅馴

犀詞徒芳如蒼蠅聲庸何傷

五弦彈　惡鄭之奪雅也

五弦彈舜所作以歌南風樂民樂解慍阜財意斯託五弦彈忽奪鄭趙壁之技人愛聽率牽於情失其性吾雖不解琴實會琴之理古人操縵豈習巧一字一弦而已矣五弦彈疏以越大弦春温能使氣和平小弦秋肅能使私消歇其音曳曳復融融要使人皆可學而能以致和與中設如趙壁之所為是乃梨園一樂工五弦彈鄭奪雅後世之琴非古琴人盡如斯趙壁特稱其甚者試看白傳所云淒淒切切氷鐵寒何異琵琶行之大珠小

珠落玉盤謂翁不解其妙惡其奪何乃形容曲盡而言人所不能言善哉東坡得其旨歸家直欲淨洗箏笛耳

蠻子朝　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攘為已事更謂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元蠻慕明德而自通誠覲玉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令蠻朝大明宮異牟尋男尋閤勸並敎名對延英殿名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蜀

將揚揚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為刺雲南天末六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關邊將得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特來跋涉萬里誠慇哉伊犁收撫掄將才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自俄羅斯之額濟勒率屬內附告之伊犁將軍伊勒圖以聞特自烏什調舒赫德往彼為將軍經理其事舒赫德遵旨分地安插俾資耕牧渥巴錫等來山莊朝覲宴賚回至所授游牧地生計有賴咸得安居樂業越二年授舒赫德為大學士入閣贊理機務示恩安輯非招徠木蘭秋獮命厠陪山莊挈廻鎬宴開至今畜牧孳童孩將亦為相調鹽梅備位非相驕非將

白傅再生應難騰口誇

驃國樂　欲王化之先邇後逺也

驃國樂逺在天末隔之大海邊舒難陁來獻表誠虔至於貞元十七年德宗受之聽其樂玉螺銅鼓合奏文身蹋舞揺花鬘一時驚喜文武班拜表稱賀願付史館宣吁哉爾時為何時亂臣賊子接踵伺神器乘輿出奔上下多流離奸如盧杞弗忍去忠如陸贄危則珍惜安則亟去之驃國樂想亦偶至中國窺固非懐徳與畏威居

易顧欲王化先邇而後遠是謂不揣其本而惟其末之徒齊

縛戎人　達窮民之情也

縛戎人不是戎人實漢人鄉貫涼原没落蕃皮裘毛帶束鞶身牧羊飼牛多苦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漢軍出拜見却被將軍縛作蕃同彼真蕃作俘獻有詔赦死徙南方離却蕃鄉投蠻鄉蠻鄉言語本不解有苦誰訴淚萬行涼原故地不得歸蕃中妻子歎别離較諸真蕃

更增苦窮民之情詎達之居易作歌良有以邊將冒功率如此縛戎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浸官寨噶喇依大兵四面重重圍據高壓下逐步進奪碉破柴力不遺神器火攻賊益懼土囊堆積聊避危定西將軍阿桂攻勦促浸至噶喇依督兵四面圍攻疊用大礮轟擊所向摧圮層層逼進奪碉破卡復斷賊取水之路番衆絡繹來投皆言高厚碉牆俱為礮穿透其寨垣坍塌者復壓斃多人逆酋膽落因寨踞石峯之上不能穴地而避遂以土囊堆積護牆迨攻擊益力索諾木兄弟及其助惡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計窮力竭乃率二千餘人面縛乞降即解京獻俘以蔵斯役復斷水路艱取汲立待朝夕成掃犁乃羣面縛蕃城

出牽羊肉袒難恕其亦有漢人則實逆兵降賊者張坤忠以內地營兵盜竊軍營火藥逃入促浸轉為賊人設謀畫策及官兵攻圍噶喇依賊勢窘迫阿桂向其勒索逆酋等遂將張坤宗縛獻時當巡幸山左令軍營派員解赴

行在疊加刑鞫逆犯供吐伏辜即令誅磔示衆行營

示衆正法明淩遲是皆同聞共覩之實事豈如唐代冒

功屈陷以詐為巡歸郊臺奏凱宴獻

廟獻俘蕆禮儀縛戎人由令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之

才奚為辭

驪宮高　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

驪山山勢高隆崇其上建有華清宮秦漢隋唐縱故有
特侈搆築惟元宗架峯梯嶺冠樓閣往往複道相連通
温泉賜浴寵妃子政務付之楊國忠廟謨顛倒禄山反
倉皇蜀道奔秋風驪宮高元和天子勤政勞考圖數貢
事其事羣臣率職昜相交平夏平蜀平澤潞藩鎮恐懼
誰敢驕驪宮咫尺不一幸所思者大所理者繁寧祇重
惜人之財力而不為遊遨驪宮高憲宗不遊天下治元
宗屢遊天下亂治亂之幾惟在敬與荒以云崇儉靳費

則猶拾遺之淺見

百錬鏡　辨皇王鑑也

古稱鏡有百錬銅揚州江上鑄舟中選時練日用重午旃磨粉瀝窮精工乃得鏡成瑩秋水刺史封獻蓬萊宫百錬鏡令實無揚州亦弗鑄江上刺史亦弗獻京都不知樂天當此日又將何以成詩乎百錬鏡太宗三鑑誠卓然而吾有語更進旃以人為鑑明得失至於鑑人亦要焉人鑑知已猶覺易鑑人知彼勢甚難皮相其奚可

心存方寸間苟其弗知賢與否何以量材授職政治宣
吁嗟吾嘗蒿目乎神禹之名言

青石　激忠烈也

青石出石坑綽楔可為碑於古初無是秦漢始有斯藉用傳名垂不朽杜預因以高岸深谷致慮而立二碑於峴山殊高低吁哉好為後世之名有如此豈知今日陵谷未變而高岸立石已毀滅無遺道旁德政誰果甘棠詠墳前神道無過諛墓辭是以白氏有感乎此獨思傳

真卿秀實之忠烈庶不負地靈産石與夫石工費磨治吾欲因此擴充之忠烈出板蕩萬民早受危不如紀名父杜母循吏佳政績俾萬民各安耕田鑿井老老幼幼樂雍熙天下無兵戈何必效彼顔段捐軀盡節為

兩朱閣　刺佛寺漸多也

兩朱閣相對為梵宇其初誰所居臨真宜都兩公主公主粧樓作皮經駙馬書臺為雁堵笙歌鼓吹無復聞祇聞鐘魚聚禪侶兩朱閣原為帝子家李唐家法愛公主

賜予無算資奢華奢華已不遜漸至把持朝政恣淫邪
王維鬱輪袍何事弗為耶終於寥寂棲僧伽幾曾吹簫
作仙去徒令過客生咨嗟兩朱閣溯始置吞并平民屋
舍為邸第白家少傅是用刺雖然責已斯難責人易崖
口亦有香山寺龍門香山寺為洛陽勝蹟唐太和六年白居易為河南尹惜其頹圮會為元微之作墓誌以其謝文資六七十萬迴施茲寺葺新之越三月而就詳見居易修香山寺記居易又自號為香山居士固未嘗不好禪學也

西涼伎　刺封疆之臣也

西涼伎裝作胡人跳獅子云是安西都護來獻此大胸怒目咆哮視當場奮迅舞弗已忽傳安西歸路絕獅子向西啼不止邊將常陳斯樂儆諸蕃以為能制彼生死西涼伎未陷涼州時觀此誠可耳涼州既陷四十年觀此應為不知耻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詎止失去西安萬里疆乃至鳳翔為西鄙何待老兵前致辭早使諸蕃笑冷齒西涼伎自從王晙掩昆伽於奚落水契丹失信兵不赴拔悉密敗走北庭徙突厥遂張盡

有黠啜衆侵尋掠涼州而有之矣西涼使涼州之患實因封疆之臣喜功好事始寄語孟浪開邊人將欲度人先度已

八駿圖　戒奇物懲佚遊也

文武開基成康守其上世德更以久厲宣幽平貪天禍然自穆王耄荒政已醜嗚呼得之難實失之易萬古君鑒亦知否白家少傅因有八駿圖之歌意實佳哉理尚聽吾剖赤驥盜驪白義與渠黃驊騮騧騟騄耳及山子

叶此八雖曰天馬駒原祇四蹄非翼脛而走況能御者惟一人封之趙城曰造父叶萬里覺言千里誠史書然即千里一日而行亦烏有向謂今之飛馳驛遞晝夜限行六百里即加緊不過七百里而止然一驛間僅五六十里即易人易馬而更馳遞千里馬縱健行不罷足以當十數匹馬之力一晝夜間亦祇六七百里而止安能馳千里乎曾為千里馬説以正之屬車暫御不能及獨與造父諸事豈能成徒手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敢疎馬射亦有

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踵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屢貢其名駒平定回部以後愛烏罕拔達克山皆貢名馬並掄其駿命以名而為之圖詳見舊作愛烏罕四駿拔達山八駿歌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奇物白家少傅知此乎

澗底松　念寒儁也

澗底松弘景弗能聽槖駝弗能種不宜作榱桷却可任梁棟祇以山深地僻無人知雖具大材而不為世用有如良士居隱淪縱懷致君澤民之志一時未得登要津

茅檐甕牖樂饑獨所以淵明曾有五字哀其貧欲為東帛與蒲輪應慮充者以假而亂真澗底松他人弗知大匠宜知之進賢求材人臣責職無大小此意皆當思拾遺薦至尚書任試問良士屈下責在誰

牡丹芳　美天子憂農也

牡丹芳世人甚愛牡丹自李唐譜傳其名盖不可以屈指數縱有繪事誰能貌其丰韻與艷香上始紫禁下朱邸無論寺觀及村莊開落二十日之内舉國遊人誠若

狂牡丹芳元和天子憂農務不賞牡丹惟是農務豐一念之誠天降祥瑞麥兩岐爲表揚是以白傅因有牡丹芳之章乃至願滅牡丹色以迴卿士愛花心心其君心憂稼穡我聞此語增歎息白傅豈弗列乎卿士中豈弗聞風行草偃君令而臣從弗愛牡丹惟憂農君心如是臣心猶弗格而移世道人心日流日下斯可知

紅線毯　憂蠶桑之費也

紅線毯進貞元中宣州太守加絲製太原毛毯既嫌粗

蜀都錦毯仍嫌脆不如宣州開様紅線爲披香廣殿用鋪地宫人羅襪繡鞋輕垂手折腰陳舞隊吁嗟奪人之衣爲地衣拾遺補過之人應爲刺我朝正衙太和殿染毳作毯供朝見近知回部巧織斯養心殿名地平驛致施平回部後知其俗工織罽曾於壬午年發準式令回人製毯由驛傳送官給其直引見大僚及庶吏前席奏對恒移時是皆發價和雇命製造而非歲貢勞民爲至於女伎歌舞則更無其事如宣州太守者既不能獻諫而香山居士亦將何以致刺辭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本杜陵居種田被灾麥禾無民隱弗達羣蔽未施賑恤翻行徵歛催官租幸蒙詔書命免税又以納畢不準抵為來歳正賦徒受被免之名虛本朝定制地方遇水旱偏灾視成灾分數輕重蠲免本年正賦或未奉旨以前百姓有已經輸納者即抵作來年額賦以紓民力非若唐時之不準抵算虛受蠲免之恩也吁嗟苛政有是夫官吏若此則其為君者所司何事乎即如甘省報缺雨不啻三令五申丁寧大吏察灾區蠲其租税按灾之輕重仍依户丁給米

俾口餬設米不足以銀折給亦有例慮銀不足預撥司

農帑待諸昨歲甘肅夏月缺雨高阜偏被旱災凡二十九州縣一聞奏報即再三馳諭督臣勒爾謹加意勘查撫卹按口授食米或不足則以銀折賑庫項或有不敷即令於陜西截留部撥川省軍需銀三百萬兩內就近酌撥甘省若干萬俾資寛裕務使災黎不致失所更令嚴察吏胥或乾没

忍使窮黎展轉溝壑哀聲呼推之各省例視此於此弗

盡心豈不懼

皇天立君養民之意孤然如杜陵叟者那保必無有用

是朝乾夕惕以誠感衆以明恒勵吾

繚綾　念女工之勞也

唐代繚綾製精美遠過羅綃及紈綺鋪煙簇雪月明前如挂天台瀑布水織者越溪寒女工著者漢宮歌舞女舞罷汗沾棄如遺那惜千金費於此白家樂府徒念叶女工勞欲令舞人知惜耳緊余實懼風氣日趨華更思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已大都開𠗦必儉樸承平日久定奢靡曾記賈生治安策中言天子之后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唐之去漢已如斯今之去唐又如彼日甚一

日將安窮其間仍歸儉樸亦不知凡幾人心世道與文風日流日下皆如是一治一亂如轉旋消息盈虛實定理所以保泰持盈應切承平無事時繚綾猶其小者矣返樸還淳豈不願言易行難君師之任將誰諉將誰諉惟有業業兢兢懷敬懷懃欲以責人先責已

賣炭翁　苦宮市也

賣炭翁賣炭得錢養妻子忽遇貞元開宮市宮吏弗主主宫寺抑買以賤勒賣貴白望數百為驅使一車炭償

一丈綾較賤丈夫罔利猶堪鄙孰謂天子而為此建封入朝對便殿亟言其弊德宗之意亦稍變既聞度支乃希宦者意謂仰給者遊手將及萬自是諫者皆不聽白傳用是刺政亂其時罪魁實蘇弁

母別子　刺新間舊也

母別子欲去迴看哭不止子別母牽留弗住心更苦驃騎將軍果伊誰憐新棄舊事甚奇使其無子犯七出去之得言尚曰宜不惟其一乃有二忍心背理實非人所

為其子將來設長大凱風之怨非母過作詩貴在倫常中似茲驃騎誠淫兇策勲賜金酬汝功豈資汝為不義不慙之事逞妬風白傅刺之信有理然如此者想鮮耳

陰山道　疾貪虜也

陰山道癸未戊子凡兩作畏虜啓貪較昔非柔遠濟用出令度纎非勒民供馬實資軍略大端二首詠之詳茲不重儓而複言約言馬政實亦國政關李唐養馬稱最四十萬匹曾見杜甫篇當時已愁馬多地狹容不足

其稱七十萬實乃張大其數馬唐書兵志張萬歲為太僕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於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分四十八監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於河西豐曠之地云云志又稱八坊之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供芻秣計每田一畝之所產當養七馬勢必不給疑當時張大其數史家不考書之耳觀杜甫天育驃騎歌稱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較史所稱已少三十萬則史之不足信更可知矣彼四十萬想即市取回鶻者奈當草盡泉枯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營馬驛馬乃分餧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亦二十萬有奇不動聲色得

實用並無扞格不通行之難本朝之馬分布於上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岡愛烏梁海大凌河暨左右兩翼各場牧放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共二十萬二千八百餘匹各就水草孳育仍歲有孳生又滿漢各營及各省驛遞塘站馬共二十二萬五千二百餘匹皆月給馬乾銀各就所在分飼均資實用且無馬多地狹不數芻秣之患因讀古詩紀今實事耳試問何以為刺白家之樂天

時世裝　儆戒也

城中好髙髻鄉間一尺長元和亦有時世裝因之流行徧四方不為怡容為戚態望而可知非兆祥所以少傅

作詩儆戒變雖然當時戒變久矣詎因髻椎面赭之政
常作善降祥不善必致殃應在君臣勤政持紀綱區區
婦人一時習俗所好尚安能貽禍於家邦尚憶辛未南
巡吳郡縣婦女裝飾原似尋常之所見及至丁丑復省
方吳女人人眉際烏綾作爪瓣叶馬上一過覺可憎然
而禮不下庶人亦弗訶禁令改換久將自厭必更易似
此亦何繫世道人心而為災祥之左劵五十篇可取者
多謂居易樂府是篇吾謂近俗謗

李夫人　鑑嬖惑也

李夫人夫人病篤弗肯迴眸一見君君之愛者以顏色若見病容應不惜以此結君之恩死後猶相思故有招魂之事因歌是耶非耶其來遲婦人深計有如此以計結君恩者謂應不止此而已其被衆計結恩者可不懼然而懼乎如武帝者誠所謂癡矣香山居士知不知既云尤物惑人無銷期小蠻樊素又何為

陵園妾　憐幽閉也

陵園妾漢家弊政延及唐茂陵訛傳多詭蹟從來不學無術嗤霍光阿瞞西陵更可鄙空教賣履還分香柏城松門秋風動空留此輩誰供奉生者戚戚常怨悲死者冥冥不得知以奉不知令悲怨嗟爾唐家為此果何為陵園妾憐幽閉以身先之謂令歌姬怨曠或應無本朝初女樂尚沿歷代之舊康熙時數不盈千雍正時更減十之七令乾隆年間則并無一焉詳見上陽白髮人篇孰知仍復有其事西江饒贛二郡間富家相率多錮婢叶自幼養成指使慣遂致指留弗婚配臬司陳奏其言當

去聲　前江西按察使歐陽永裿奏饒州贛州二郡蓄婢女多有至老不得配偶者請以二十五歲為限不許逾期錮婢以所言當理下部議行　因更申明舊成例誠以民情有如水澄清淆濁亦難盡以官法治　叶　一曰樂天託幽閉喻被讒遭讒黜然而新井之事有慚德焉寧能解之以文筆

鹽商婦　惡幸人也

鹽商婦豐衣足食一何幸不屬州縣官惟屬度支領自唐以來已如斯國賦所在難從省鹽商婦鹽利入官者少入私多鹽鐵尚書自護庇守令不能如之何所以居

易為詩刺其甚比之桑弘羊實不為過鹽商婦今日雖不殊昔時庇商剥民其事誠無之廵鹽御史鹾政司鹽價核定會督撫本朝鹾務雖鹽政專司至各省鹽價則會督撫核定不使重值病民毋令鹽商私價增毫釐微利商亦獲日用民亦資設曰地利應從民自取奪攘矯虔之害將日滋有一利亦必有一弊鹽商之制豈可輕言弗用於今時

杏為梁　刺居處僭也

杏為梁古有此語殊荒唐讀書明理在格物理之所無

未可徒傳耳食忽焉而不於物詳杏之為木孰弗見其粗不能數圍更無幾丈長即偶有一亦鮮三四遇質復脆弱奚供五架之棟梁王維裁為或乃蝸居茅舍耳詎稱去聲桂為柱與碧砌紅軒之華堂即桂亦以其花芳為柱遠遜松楠之堅剛文人比喻之辭無不可予則事惟務實於物必求其理之明彰或者雕刻為文山節藻梲之類耳即如盧家玳瑁曾棲海燕雙杏為梁履道里之西北隅雖非杏為梁而桂為柱亦有十畝之宅五畝之

園屋室琴書酌酒聽歌以為娛能保與否雖曰異為時久暫終莫殊憶我廵豫曾經履道里欲尋白家遺蹟久矣其名無杳為梁本意在刺居處借開府將軍居弗久冷眼觀同逆旅店覼家雖云以儉存待賜官錢贖取則已失之之明驗漢水亦應西北流青蓮語信超羣足為千秋之炯鑒

井底引銀瓶　止淫奔也

井底引銀瓶詆之六章別開生面無遁形始而共語繼

而約遂至相奔圖共樂為計非不狡以御彼蚩蚩然終於見棄朱注以喻君子立身誠可思井底引銀瓶樂天形容浪子淫婦之態實無遺似此艷體恐汙筆硯我誠不能為

官牛　諷執政也

唐家故事拜宰相京兆運沙填路上自其私第至東街名曰沙隄示旌尚元齡如晦或其可林甫國忠真恥喪居易諷之詠官牛期以濟人治國言允當朱明以來宰

相無云大學士易稱呼雖易稱名職實在任崇責重應思黽勉賛廟謨雖然吾更有後語用執政者實人主但使垂衣拱手聽人爕理隂陽已乃無所為將恐得少失多有孤

天命作君而為民父母叶

紫毫筆　譏失職也

紫毫筆尖如錐利如刀宣城筆匠選其毫植管勒名價甚高居易欲以付之起居郎御史曹一以記君之言動

一以彌臣之奸諂坐使廟堂之上君明臣良以成上下之泰交左右臺東西府名易令職猶古宣城此日雖無貢何處無筆皆可用莫使居易之言中

隋堤柳　憫亡國也

隋堤柳煬帝亡國實自取亡國之政無不為窮奢拒諫兼黷武但以留守而代之開剏實異漢高祖自古一興必一亡意謂白傳不宜存此章設曰周鑒在殷殷鑒夏召誥之篇則已言之詳

草茫茫　懲厚葬也

草茫茫鄗泰皇而嘉漢文泰皇固可戒漢文不能無議云蔪絮之言誰所始抬遺應未博覽漢家史始皇無道文有道安弗安應殊在是然而有其成者必有毀無過久暫之分而已耳古人非不見及此今之三代青緑何多矣

古冢狐　戒艶色也

香山居士習禪味空色色空應一致如何再三於色中

真色假色辨不置真色謂之褒妲倫假色謂之狐妖類設云取譬猶或可竟謂化人實怪事艷色固宜戒怪語亦應忌孌惑淫奔已見前似此重儓出何意

黑潭龍　疾貪吏也

黑潭龍有似鄭邑之河伯水旱豐歉實不能為人間之禍福猝託於巫虛受愚民之血食貪吏有似河伯與潭龍巫覡即如里胥及吏役長慶集乃重摹滑稽傳安得西門豹為令一掃其穢迹

天可度　惡詐人也

天可度堯舜羲和璿璣示其端地可量豎亥盧敖亦畧涉其邊曰惟人心不可防然而人心亦不出乎誠偽閒眸子不能掩其惡人焉廋哉孟子言誠則明而偽則暗明乃公而偽乃奸但愁己之誠不至因明有蔽奚慮他之偽日滋為奸以干

秦吉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蓋如鸜鵒能言而不離飛鳥雖效人言初不知

人意豈有並通百鳥語之道香山謂其弗達雞燕之若於鳳凰蓋有激於哀冤民而為朝官者弗達之於其君君莫曉雖然余有後言香山非朝官乎豈可自解以非言職而視如藐拾遺補過之謂何余固不能無疑於此老詩人託興比喻無不可以理論之鳥獸通人語及訴童僕善惡之事見異苑載張華事皆屬怪誕不經鄰輕佻向為雜說辨以詳茲不複云文可考嘗謂古人有識禽言獸語者是妄而非真如葛盧之事由左氏之浮夸秦仲之事由史遷之好奇或别有踵之者皆不足信因蹵以哨鹿者不過察鹿聲之高

下剛柔而隨機以應使鹿聲中有語則哨者實不能為鹿語以應其聲且禽獸豢養熟或能識人語斷無各有其類之語之理詳見向所作雜說

鵶九劍　思決壅也

風胡歐冶法不傳張氏鵶九出唐年豈鑿莢山鐵英取何乃成劍有如太阿與龍淵候天伺地誰則見斷蛟劓犀乃信然白家少傅因有樂府篇其云上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意獨重於決壅蔽而令無私之光及物焉莊生所說天子之劍弗祇此其包者廣慮者全少傅特

舉一端以為詠繹思是義亦足資為政而吾以為更有要乎茲慎勿倒持茲以授人柄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三代以上曰有三代以下無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誠善模居易欲復此職導言路以監前王亂亡由叶雖然今古弗同矣聽我一言折中乎古人心純厚而語直樸今人心巧偽而語華腴直樸之語采而知得失華腴之語采而增罔誣笑可刀而烏可白姸幻嫱

而陵幻谷叶如是為言采之何以聽將見朝政紛更日日殊而況無稽之言可勿聽昔已見之大禹謨至於廟堂之上頌言日聞不聞箴厥醜臣蔽君而君不得知其否斯可畏哉可監哉予則以為非臣之咎皆君咎

樂府五十章之作實於去歲山莊長夏消暇而成或一日一章或一日兩章既成書冊泐石逮畢工遂至今歲新春亦既頒賜臣工矣新春慶典繁猝無不即景摛什篇幅已多故未登之詩本忽遭

聖母大事神䰟飛越心意索然雖時節誌痛賜雨課農勉成數吟而較之往歲每歲必二本每本必百四十餘篇不惟闕其全將欲減其半因思此五十章原成於去歲不妨書之卷末以補其空歲暮憂居於今思昔曷勝悽感爰並識之

歲暮

祫祭太廟禮成誌感

鴻龍運斗促流年

祫祀仍臨此吉蠲與祭以躬義斯重慎終追遠意惟虔
溯由一脉
宗而
祖派演天潢曾以玄讀祝敬聽增
位號皇帝
祫祭之禮自
肇祖至
皇考世宗憲
列聖
列后俱入祝文宣讀今歲新
增
聖母孝聖憲皇
后位號敬聽不勝悲哽不禁𢡟地涕潸然
歲暮
歲暮徒言讀禮書行斯未逮歎何如細毛素帛已被體

黄瓦丹楹那避居未可息肩學乾道宋孝宗以有病不能至高宗几筵盡禮託詞禪位意圖偷安息肩殊非正理且帝王之孝當務其大者與常人之居廬守制者不同孝宗非特昧於君道亦昧於孝道矣郵重展步掖

安輿為君難處多無萬一節先輸是守廬

除夕

燃蕪連北户鳴爆達通宵今夕復除夕明朝慶歲朝殿

詩寧可闕即景益無聊西望難堪處

壽康鎖寂寥慈寧宮右建壽康宮為聖母與居之所每歲行餞歲之禮茲不可復

得矣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四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五

古今體五十四首戊戌一

戊戌元旦

新歳新禧淑景融慶惟敷錫庶民同賀

門御殿令番藺謁

廟拜

天往例通布憲校官先已校著雍豐槑冀年豐持盈戒

滿恒廑念勤政愛民永勗躬

元旦試筆

憶昔中元甲子臨（乾隆九年為中元甲子）歲朝試筆肇詞吟自茲和墨遂成例卻此鋪牋迺不禁欲罷未能聊摘句由今視昨每關心擬摛吉語無多興祇有祈年意倍欽

依然仙木正衙懸（自坤寧宮以前至前三殿及太和門為正中一路所有春聯門神該部照常懸掛國朝舊例如此仍遵行）慶為蒼生迓福駢春雨秋暘望悠矣耕田鑿井願安然丙辰賀節樂惟徹戊戌朝正儀並蠲（丙辰

為御極初元應詣慈寧宮行禮並陞殿受賀樂懸則設而不作今歲僅係朕躬受賀常典更非御殿視朝勤政可比因免朝正之禮 禮貴以時起以義用宜予意什茲篇

白玉如意

玉雖具五色惟白最稱珍恰合為如意于焉祝首春雕幾渾弗藉純素雅堪親歲美人和願希哉庶並臻

題張宏歲朝圖

餅笙館裏度除夕見張宏識語 博古因之圖歲朝詎止人言欲徵吉試看物意總含韶

重華宫即事

歲歲新正

家宴開門迎百子

大安來豈期此日承

歡絶遂令終天抱恨埋遏密早教收玉管祝

釐恒是罷金杯韶辰嘉語誠難賦七字依然只寫哀

新正加恩去歲山東河南甘肅三省偏災州縣詩

以紀事

寰區悵負廣焉能普報豐歉少而豐多即屬幸感東昨年祇三省偏災嗟偶蒙雖曰十之一亦憐百姓窮瘵則十九處豫惟三縣逢秋收均已薄雪復未霑冬出借及蠲緩輕重視所應叶山東歷城等十九州縣秋收歉少秋雨復遲已令預借倉穀俾資接濟茲復諭將各處上年尾欠緩至麥熟後開徵以舒緩民力河南汲淇臨漳三縣去歲秋閒缺雨收成歉薄業予借種緩徵今復降旨將上年應緩正賦蠲免十分之四俾閭閻不致拮据甘肅更瘠貧賑恤歲率同是宜予加展俾民餬口充甘肅積歉之區每資賑贍昨歲臯蘭等三十二廳州縣又復被災已照例蠲賑諭命展賑一月俾資接濟諱災我戒切祈豐我

望顒補偏救弊耳安得綏屢重

戊戌春帖子

戊歲春逢戊土爰稼穡甘律迴四時首福錫萬方覃

今日恰為人今朝適立春水晶宮道者得句又重新趙孟頫有人日立春詩

春牓春勝都無藉春帖春詞未可刪干日支時土牛合是日戊辰亥時立春卜豐喜動老農顏

題宋宣和八卦十二辰硯

端溪紫石出舊坑宣和製作樸且精歷遭兵燹致殘缺猶存面背呵甲丁面匡可辨者八字硯面左右邊匡鐫篆字銘左上缺一角餘亦有漫漶處可辨惟中之華溫潤清無瑕八字背刻八卦十二辰叶圍鐫八鑾儀職貢爾時君臣詡豐亨泲妃有靈醜其事現身此示敗與成現身此示敗與成不遠殷鑒言堪驚

祈穀齋居

首祭重

祈辛還居左个寅農占晴叶穀春復昨成人初七日立春常

服易其素齋居不應服素因從向例易常服新禧為此氏皇州真富庶

爆竹達楓宸

題易傳燈

是書舊署徐總幹撰而不著名其子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所學似尚有稟承顧取釋氏傳燈語為經解標題謬盩甚矣其言君子小人吉凶陰陽之義頗有闡發而所論河圖象數牽附九宮則又乖于正道蓋其書純駁參半乃指斥後學

差誤得無責人則明而責己則昏歟以其裒輯于

散佚之中亦云希覯錄備四庫庶幾瑕瑜不掩系

詩簡端識之正所以惜之也

徐氏隱名故以何標題想亦自知過本來畫卦由古聖

胡乃傳燈擬梵陀學述東萊道未見習沿承叔語傷訛

明云後學多差誤（書中有後學差誤條目）可識其人差已多

詰齋信作

御輦還乘大禮輿（事天宜從吉禮服飾悉循常例惟踏壇向來玉輦今則易用禮）

與在已酌從其簡亦行予心之所安耳

事

天惟吉敬般予六街華早新年景不下庶人禮則如種槐種栢漸森森積雪培根存樹陰却憶豫齊方望澤為之益切顒

思心河南山東冬雪未能普遍優霑實切顒望

南牖溫暾旭影妍妙香一縷領爐煙撫牋題句仍停筆底事心全殊去年

戊戌工辛

祈穀禮成述事

為民

祈穀迓鴻禧國本由來

祭重斯

穹殿三成顥

帝佑簫韶九奏叶春熙悉新斂錫參元化滋味和調肇

執規是日辛未山左河南胥待澤殷希時玉渥霑施

追復睿親王封號并復其宗嗣襲封予謚配享詩

以誌事有序

稽宗盟之軼事展親兼以褒功覈古榮之遺開申枉因而繼絕睿親王者屬本懿藩分居執政勤勞王室棐忱洵同姓之良綏定燕京偉績更諸王之冠顧以任陰見嫉亦或氣盛招尤履霜之釁潛積於多年戴盆之冤頓興于既逝措斂衣為左證理知所必不然肆羅織以深文獄甚于莫須有徒以衆怨之構成貝錦而執作爰書尚非

親政之年矯綸綍而竟從重典繄予恭披
實録鑒王實有大勲當危疑推戴之時拒羣議而匡扶
沖主迨戡亂肅清之際迹
聖駕而肇建丕基且誠叱列之諂諛昴以尊
君親上復斥同懐之慫戾加以義正詞嚴歴歴具存班班
可考緬其誠藎皎如白日青天嘉乃壯猷允矣信
今傳後使果有不軌之志未嘗無可乘之機乃貞
心旣矢于寢興豈迸迹轉萌于泉壤無端而羃其

罪狀每惻于中如是而坐以叛名宜昭其屈念疇

昔非由

親決弗爔成案之翻為國家特叙成勞惟協公評之當

用是復其王爵仍敎世襲茅封並為録彼宗支咸

使列于

玉牒葺園寢而春秋祀享配

太室而殿廡筵班補列傳以連篇準易名之一字推

祖宗之恩意辨誣足勝金縢勉子姓以欽承守緒奚煩

鐵券爰成四韻并引長言

流言恐懼似周公公則生前王已終睿親王之寃獄與周公之被流言相似然周公之受謗在生前故恐懼可以有待王則遭誣于身後故是非無以自明然予恭閱實錄為之昭雪較諸感風雷而發金縢者似尤光明正大耳無倖位心真是睿有開基業孰齊忠謚增一字非私恵論定千秋付衆同配食襲封推

祖澤睦親惇叙勗宗功

命仍稱禮鄭豫肅諸親王及克勤郡王原封爵號並予配享詩以誌事有序

溯維城于王室同扶有永之
鴻圖考列爵于宗盟各著非常之偉閱事在本朝爲極
盛蹟皆前古所罕聞每以繹尋
實錄之文因有追叙成勞之典粵稽禮邸實惟讓王四
路分殲薩爾滸助揚
神武連營並克山海關奮厲師貞翊
聖明而特表蓋誠誅逆惡而不徇私義至鄭王屬居近
派蒙

太祖育自宮中初定平壤之盟旋鼓寧遠之勇遵化歸
化頻建豐庸松山杏山疊施勝算翦強藩而成一
統識裕先幾膺攝政而疏千言監陳
前憲若夫論功之最惟豫尤超幼統偏師荷嘉名之
肇錫獨抒長策舉大勢以全規洎入燕京遂專閫節破
潼關而追流寇狂魄尋傴平江介以定中原遊魂
自滅又如肅武親王之百戰稱雄而秦地悉城蜀
疆殪賊勲尤崇也他若克勤郡王之屢征奏捷而

降納朝鮮計圖明塞略更優焉是為同姓之股肱
名皆炳著並照當年之耳目人所艷稱乃日久而
舊號俱更雖世及而遺風幾泯爰命復原封之字
俾同竹帛以常新並教列配享之廟咸俯馨香而
弗替餘凡類似逃予詳求念櫛風沐雨之勞使徵
獻者知宗功之不朽比礪山帶河之永期襲次者
懷祖烈以毋忘用紀長歌並疏小引
太祖大事禮親王于諸子中為
貝勒讓帝如汝陽最長而功德隆茂衆望皆屬太

宗禮親王因作議書言紹承大統必得聖君始能戡亂致治以成一統自顧德薄願共推戴　四貝勒嗣位入朝遍示諸貝勒大臣衆皆喜　太宗辭讓再三王意益懇切乃從之

薩爾滸戰我武揚薩爾滸之戰禮親王同　太宗隨　太祖立功詳見向所作薩爾滸山書事

推戴沖主出丹誠叶不私子孫德尤彰世祖嗣位時禮親王之子碩託孫阿達禮曾謀立睿親王禮親王發其謀並誅之

宮中育養子姪行其名曰濟爾哈朗什鄭親王為　太祖親姪幼育于宮中號和碩貝勒

戰功多矣難數詳同攝政亦抒謀誠遠取雲貴見早強鄭親王病劇　世祖臨問泣對曰臣受　三朝深思未能仰荅不勝感痛惟願以取

雲貴滅桂王統一四海為念世祖為之大慟逆藩日後之謀果不出王之先見也幼領偏師建績昂褒裳聖嘉賜美名叶太宗嘉之豫親王幼統偏師輙有功賜號額爾克楚呼爾直入潼關賊奔商旋師平定江南疆功莫大焉策允良王之戰功甚多難以縷舉至其破潼關逐闖賊及平定江南尤其功之最著者也毳兵入蜀肅親王陣斬巨寇張獻忠叶悉平內地讋諸羌肅親王射殪張獻忠並削除羣賊平定陝西禮親王子智獨長克勤郡王為禮親王長子有謀勇濟以悃愫復勇往叶盟定朝鮮勳克襄克勤郡王常同大貝勒阿敏及鄭親王征朝鮮克四

城諭朝鮮王李倧降時阿敏懷異志欲直趨朝鮮王京倧孥挈奔遣其臣進昌君求和衆議許之阿敏不允克勤郡王岳託與鄭親王定議駐師平山城遣使往諭倧報命願歲貢方物遂許其降旣盟告阿敏阿敏以未與盟仍縱兵大掠勸之不聽復令倧弟李覺與阿敏盟乃班師恨未得與定北京叶克勤郡王于崇德三年以疾薨于軍太宗聞而慟哭加以恩禮故未及與入關定燕京也是皆巨擘輝天潢與復舊號並配享叶其未及者付考章並教一一稽宗盟叶其餘宗室諸王貝勒等有功績顯著其封爵後經降奪者並命宗人府查奏雪寃彰善示後覺

祖

宗恩澤子衍慶本支百世奕祺昌

夜雪正月初十日

濃淡雲終日入宵集霰霏五更頻借問一枕忘眠依時寀時疎告或鹽或絮飛夙興觀致惜曉起觀殿瓦積雪僅有二寸而順天府奏報則以三寸計或郊外較城中尤厚或並融化者而言然尚不免有奢望耳三寸報京畿

午雪

夘雪歷辰逹午長玉龍雄勢舞廻翔樓臧十二瓊華渺界滿三千銀蕊芳喜在麥麰不計寸念縈齊豫願均霑

微忱敢曰通

旭卉時山東河南盼雪甚切近遠皆吾赤子同爲廑念昨祈穀大祀時曽黙禱冀令均霑今南望雲氣頗濃齊豫或可希遍及然未敢遽期必得也感謝之餘敬益虔

新正詣

雍和宫禮佛即景誌感

邸宫禮佛命春輿雪後天街物象舒梵網法筵輝四界凝華積素護三車書齋温室徘徊處昔日今時想像餘雖曰無生喻

宗音昔時皇考提唱到斯每憶我生初宗風常聞無生之旨

陜西廵撫畢沅奏報得雪詩以誌事

冬雪需餘臘雪連欣知膏潤益農田畢沅奏陜省入冬以後屢沾祥霙兹西安等府州同報十一月下旬以及臘月十一二日普得雪二三寸至四五寸不等于培護麥根甚為有益

偏灾並悲鮮隅向畢沅又奏西同等屬秋収稍歉之處已蒙綏征並酌借倉糧小民口食有資並飭所屬于城鄉市鎮酌添粥廠俾無業貧民藉以餬口西望更教慰念懸尺澤

幸兹滋大地上辛正值禮

皇乾初十日行祈穀禮禱籲雪澤是夜及翊日自辰至申兩次得雪約盈尺頃周元理奏保定省城

亦于初十夜至十一日午得雪七寸餘勢猶未止且同雲濃積所被必廣云云深感上蒼眷佑惟盼山東河南亦均霑渥雪耳沐

恩深處難言喻齊豫佳音企速傳

題袁燮絜齋家塾書鈔

議論持醇正興亡鑑古今致危惟戒逸勝怠莫如欽惜未聯全璧幸仍捸碎金流斯失法度先已獲予心袁燮解書大禹謨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節言人君豈能無安逸歡樂之時苟不至于過則亦不害其為法度流而忘返便是失法度云云余昔遊廻所至一覽即過不肯因此稍稽庶政是以尹繼善有馳驛遊山之語余詩中每見此

意今觀雯解與前指適相脗合予昔未見是書具言實先得我心耳

詠漢玉穀璧

土銹半糢糊羊脂未始無豈期今作玩直與古為徒庇穀還稱穀非胍莫嘆胍旅獒曾熟讀一詠一慙吾

題金廷標莊惠論魚樂圖

何必班荆坐論舊相評魚樂立移時我非子故不知子子固非魚魚豈知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無言設曰

以我非子而不知子故知子非魚而不知魚則莊子想亦難措詞矣因題此圖戲及之

新正養性殿

豫葺菟裘養性便輸他臣例早車懸予擬于八十五歲歸政較之人臣七十致仕之例已遲十五年矣

勑幾忽閲卌三載歸政猶遲十七年人世由來特荏苒春光又喜漸廻旋昌辰慶落陪

慈賞寧壽宮落成時曾于丙申新正二日恭奉聖母宴賞撫今思昔實難為懐云

俯首思量秖黯然

頤和軒

淑氣闓闓到玉墀紅情緑意尚應遲他年無事憑窻坐曰此頤和始是頥

倦勤齋

一二日萬幾倦勤何其可所以臯陶歌元首戒叢脞名齋待他時娱老斯閒坐僂指十七年此願庶酬我

河南廵撫徐績奏報得雪誌慰

上辛

祈穀對

皇穹霈雪豫齊顒禱中初十日祈穀壇行禮以山東河南盼雪正殷有山左河南胥待澤殷希時玉渥霑施之句即日京城霑

澤厚其時南省被

恩同京城于初十夜至十一日晡雨次得雪盈尺茲徐續奏開封省城亦于初十日自辰至午雨雪交作除融化入土外積地尚一二寸午後雪勢更大現猶未止計遠近霑被必廣云云適于祈穀後優霑渥雪深感昊蒼恩佑佳音由驛先達壯慰志因民更望東保定距京甚近己據周元理節次奏報省城得雪尺許其餘附省各屬亦在五六寸以上惟山東尚未奏到則因國泰已先啟

程入覲故馳奏稍遲以理度之亦當普被然倍增顒盼佳音敢曰微誠通
帝載戒盈感
惠並殷衷
正月十四日作
去春
祈穀御園旋同樂
行時幸以先去歲于正月八日奉聖母幸御園家宴賞燈越三日進宮齋戒迨十四日早
祈穀禮成後即回御園問安時聖母因佳節行慶已先
幸同樂園是日
慈躬稍覺違和

及敬詢　起居如常　言笑且仍　歡賞無

倦容盖　愛憐予意實深恐予知　違和也　微

覺

安和殊近昨却仍

歡賞似常年

憐予之意誠深矣

豫節猶疑其次馬誰識晨昏閲幾日遂教

顧復抱終天

壽康如昔夢成境瞻拜徒兹淚湧泉式禮敢遵

神御屢禮緣義起予惟恪奉前規不敢稍有過不
及如壽皇殿向奉皇祖皇考御
容而皇祖妣皇妣御容惟于除夕元旦同
列祖列后神御敬奉瞻拜至圓明園之
安佑宮則祇奉皇祖皇考御容未及
列后惟養心殿及圓明園之東佛堂皇考時曾恭
奉孝恭仁皇后神位因亦遵奉聖母神位至
壽康宮雖遵奉慈闈順慶年久但其地宜留
為萬萬年奉養東朝所居爽塏所當敬守若于此安奉
聖母御容神位何以示垂貽久遠之圖是以
不敢輕率議加以協舊典昨冬恭遇聖誕令
辰及茲上元前日敬詣壽康宮惟于佛前並瞻仰
寶座行禮以展悲慕之忱蓋禮煩則瀆敬奉本不
在乎多並體古訓毋豐于昵之義斟酌以期于當又長
春宮遇年節向有懸孝賢皇后及皇貴妃等影之事
今聖母既不另奉聖容因令罷長春宮懸像

之禮曾兩諭皇子等存記茲并詳識之惟吟長句付哀絃

山東巡撫國泰奏報得雪詩以誌慰

正釐東省雪霑無閱奏書誠慶慰吾赴闕依然在齊境

春霙恰值以時濡國泰奏初九日已起程赴京陛見初十日由平原至德州大雪竟夜次早積厚六寸勢尚未止且雲濃風定片片入土所及必廣陽和初布麥苗得此滋培易于長發即未種之地亦可東潤翻耕待補春麥云云連日來因東省未報得雪深切廑念覽奏為之欣慰且于京畿豫省均于祈穀日霑膏尤感上蒼恩溥云

雲濃風靜益佳矣已種補畊普利乎新

歲

天恩真浩蕩與民感更與寅俱

上元節感成長句

忽逢佳節益增傷去歳

燈筵那可忘携子挈孫侍

歡處撫今追昔助悲揚甫因

示疾問朝夕

猶命行時

願吉祥言及此誠痛欲絶祇餘

陵謁奠椒觴

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兗濟尤稱冬雪少春恩被否望縈中誰知同日六霙異却更為霖五寸通昨冬兗州濟寧一帶缺雪深為縈念茲姚立德奏濟寧于正月初十日戌時起至十一日午時得雨五寸四野均霑而濃雲密布雨尚未止麥苗均得青葱長茂并可及時翻犁趕種春麥農民喜悦云云披覽欣慰蓋濟寧地近東南氣候較暖故已作雨至與京畿及齊豫得雪之日相同尤感天佑麰麥暢因澤之潤東南候以暖而融此番天貺誠優渥益慎益虔益勗躬

雪 正月十七日

春來駢疊被

天恩昨日同雲今雪繁萬玉霏空孰翦水滿塀流液為

融温果然三白符佳兆 朝野僉載云正月見三白田公笑嚇嚇今歲新正初十夜十一自辰至晡並此次祥霙三逕適協農占 深慶二麰潤沃原感慰不知何以

報敬勤夫豈在多言

山西巡撫巳延三奏報得雪誌慰

同日由來四省露書翻氾勝慶祥占瞳而作雨凉則雪

早固為佳遲勿嫌巳延三奏山西省城于初十子時至十一未時得雪除融化外積地八寸太原平陽潞安汾州等府平定沁忻代霍等州所屬亦于是日得雪六七寸至尺許不等云云晋省與京畿齊豫同日均霑實感天恩周普至于北地作雪而近南之濟南濟寧皆作雨則地氣凉暖使然雖河南山東冬雪未能過渥茲早春即優被祥霙于宿麥新畬並為有益而不嫌遲也更卜西秦近應及只虞甘肅遠難兼今日王廷贊奏甘肅各屬十二月內得雪一二三寸不等云云未為霑足雖甘肅不種秋麥而東作亦賴春霙且雪已廣及山西甘肅自當普被因馳諭詢問勒爾謹令其速奏以慰廑懷余惟以民田為重幅員廣矣胥廑念那得斯須意為不因遠近歧視也去拚恬

恭謁

泰陵起程有作

週歲忽將逮春郊此啟程居諸真是迅輾轉若為情夙願成空擬向曾命皇六子推測算法云乾隆丙午乙卯皆正旦日食予私計丙午年聖母春秋已九十有五是歲或遇天故雖未滿百歲而已屆期頤且係人生必有之事庶稍無憾其乙卯則係朕當歸政之年均可以應懸象孰意距丙午尚十年遽遭奄棄竟不能遂予夙願茲條逢初週忌辰而追憶皇考升遐至今已四十四載倍增沈痛沈哀實合并永懷近尺咫

雲巘尚層橫

過盧溝橋

昨夜復霏雪今晨乃作風啟程寧慮冷卜歲可希豐涷渚仍積素元氷尚未融永籌安晏策不外得人中

黄新莊行宫晚坐

風定散魚鱗郊原澄遠塵都因雪以潤猶是孟之春舊詠增煩緒新懐傷暗神宵寒侵布帳㕓念扈隨人

過吉陽

輕雲又復淡曦光軳軳躍輿過吉陽雪積農田東作近

董家榮直注賢良

題永慕齋

永慕名因慕
怙稱茲無慕
恃痛重增
敬同承顯夫何有
愛事思量益莫勝階下哀音鳴水曲門前靜志峙山層
昔年內典聞

開示到此安能悟慧能

恭謁

泰陵

向已隔年謁今番連歲來所遭真亟矣追遠敢忘哉永

念

劬勞重其如節序催三杯奠悃愫五字寫沉哀

恭謁

泰東陵

週祭明當舉拜瞻此際悲昨年茲預日
温諭似平時半夜傳凶信
終天絶會期含哀三百六過亦迅如馳

聖母週年忌辰躬詣祭奠詩述哀悃

痛定廻思痛轉深悤悤週忌倏茲臨終身喪識終身恨
一日遠牽一日心
大慶九旬望虛擲承
歡卅載夢空侵

寶城設奠徒呼搶按會典初週大祭應視上攷之例于寶城前陳奠與四大節在隆恩殿祭奠行禮者不同

僾愾音容何處尋

秋瀾村誌感

迴望失瞻處空齋稅輦初溪氷泯瀾意春日亦秋如無計駐羲御懃言讀禮書欲尋腸斷緒把筆祇欷歔

陝西巡撫畢沅奏報得雪詩以誌慰

晉報雪霑念及秦前此山西巡撫奏報得雪曾紀以詩有更卜西秦近應及之句茲果符所

望祥霙果得霑初春所欣五省同一日畢沅奏西安等府州屬均于正月初十十一等日得雪入土三四寸積地四五六寸不等民間廣種宿麥得此優滋於農田大為有益云云欣覽慰懷且與京畿齊豫晉同日霑膏實賴　工蒼恩澤尤深欽感可卜二麰慰萬民

天澤愈優心愈惕農功因切望因頻祇希處處綏豐屢

安敢必乎祈則真

夜雪正月廿八日

午過生雲申集霰遂教入夕落濃霙滿庭暗想悠揚勢

隔牖時聽淅颯聲頻問那能安一枕惜傳徐亦止三更

春來
天澤誠優渥遇此何脩葢屏營
題宋澄泥蕉葉研 有序
懋勤殿庫貯新舊研不下千餘內侍典司識件數而已不復別其優劣因命內廷翰林揀擇以進得宋澄泥研六枚此其一焉閱之果皆舊物也系之詩者凡四 即以下四首 系之銘者凡二 入御製文本 葢內侍供奉筆研惟務華美飾觀其材質佳否初不之計

此固非若輩所能知亦非若輩所宜知也然此諸硯庫藏不知幾何年矣涸跡塵土之中與衆研伍一旦甄録及之則拂拭而登諸几席顯晦頓殊若有定數亦如瓌奇之才或有淪棄者非待識拔無由表見可因以悟用人之道矣

庫貯懋勤閱歲時幾曾綈几一陳之豈無遺者聊令撿遂有賁如屢得奇囊異李即紫雲割菴疑懐士緑天披珊瑚筆架琉璃匣彼所知哉斯豈知

題宋澄泥倣建安瓦鐘硯

泥也而金若鑄成宋詔齊鎛莫傳名撟文設擬洪鐘響欲問伊誰為去聲發鯨

題宋澄泥石渠硯

石渠本效漢名為滴露研朱此合宜不必劉揚徵往事可知庾許有新詞畫金早是泯陳迹刻獸亦非出近時曾傍宣和工字畫如何獨昧作君師

題南軒寫經澄泥硯

南軒曾是友龍賓師事胡宏授受真治郡立朝多實踐

空言道學豈其人

　御門日作

廿七月中簡吉禮二十七月之內凡遇大祀躬行中祀則遣官其經筵日講諸典例皆停止惟御門聽政及御殿視朝為勤政要務例當如常舉行并服色是日亦易素服不御御門御

殿例無刊勅幾以此實政繫脩典寧其虛數去聲觀却有

侍儀節相須大學士高晉入覲在京已命回兩江總督任渠以備位綸扉從未得瞻御門大典懇請于是日隨班與觀儀節再行啟程從之每看背本省郎難內閣學士奏折本率係背誦凡

記憶未熟及清語生疏者往往遺忘訛舛視為難事臨軒降旨惟清語每奏一折本畢降旨悉以清語漢大學士中曾習清書者亦能領會誠國朝善制也法

祖由來見一端

題王元杰春秋讞義

聽訟吾猶人無訟以為本春秋經世書道德齊禮謹尊王而賤霸賴是以示準人心與天理藉斯以不泯讞有評獄義獄實刑之引春秋豈其然求精失之遠夢得葉已一誤宋葉夢得著作春秋讞不揆經世之意而專以評獄解經已失春秋本旨至元王元杰復担讞

叔益未見夢得原本而名與相複其書編輯程朱緒言復州綴胡安國傳分綴經文之下而於三家未別標己意曰謝其與朱子一無異詞蓋墨守前説一字不敢變削實難免重儓之誚云

元杰王重儓允

後賢議前賢辯駁恣口吻類此各標長充棟奚能盡

再題展子虔遊春圖用卷後題者韻

水隨筆底生波瀾意著花藪芳未闌伊人妙解寓法外豔裔韶光正好看韶光祇以物情媚更值景明與風細遊人各盡憑賞豪小步亦驕錦韉被錦韉繡遲盤差參閒唐畫祖誠無慙出湯垕畫鑒聖湖厓略頗相似起予興在

巡方騁

此韻為馮子振奉長公主命題畫者又有識洪武十年觀於奉天門和子振韻而不書其為誰者二詩並不足稱畫故用其韻題之

御製詩四集卷四十五